

□劉雨涵

“如何平衡你的家庭和事業？”最近剛剛開播的新劇《我們的婚姻》中，白百何飾演的沈慧星決心從全職媽媽重返職場時，面試官提出了這個問題。再往前20年，這都不太能成為問題——男主外、女主內是顯而易見的答案，如今，它卻成為一個難題。影視劇中反復拋出這個問題，討論着、控訴着、爭執着，最終以一個彼此退讓、相互和解的大团圆結局收場，但是仍然難以平復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焦慮。因為這道婚姻困局的難題，還沒有找到真正的解法。

《我們的婚姻》中的四位女性角色展示了四種生活模式：高葉飾演的黎小田是單身貴族，在職場冲锋陷陣而沒有後顧之憂；蔣欣飾演的董思佳是職場媽媽，有老公李宇文當全職爸爸安頓家庭大後方，她自豪於“從來沒有因為孩子的事情請過一天假”的全勤率；曹曦文飾演的蔣靜是全職媽媽，有著“把照顧孩子當工作，把老公當上司”的思想覺悟；白百何飾演的沈慧星是一位決心脫離全職媽媽角色、重返職場的女性。

其他三人都有著自己明確的陣地，只有沈慧星看起來最撕裂。她是名牌大學的畢業生，是天生不羈、愛自由的搖滾女青年，在有了孩子之後選擇回歸家庭當了6年的全職媽媽，安心相夫教子。直至孩子要上學前班之際，沈慧星打算重返職場，這時婚姻的天平開始失衡了。職場上她面臨質疑：“6年的空窗期還能跟上行業變化嗎？”“可以接受出差嗎？”“如何平衡你的家庭和事業？”她疑惑地反問面試官：“如果是父親，也要回答這個問題嗎？”即便有著曾經光鮮的履歷，6場面試被拒還是讓沈慧星敗下陣來，甚至不介意從實習生做起。

家庭中，沈慧星的老公盛江川有著居高臨下的優越感，他自封為“好男人指南”，凭一己之力帶領全家實現消費升級。可在家庭，他醉酒後連馬桶都找不到，是個連網線也安裝不了的“小公主”。面對沈慧星的工作訴求，他跳腳，“誰管家，誰管孩子，這日子怎麼過啊？”他嘲諷，“这么多年太讓着她了，哄得她自以為是得沒邊了。”到底應該由誰留守家庭？盛江川以自己“實力不允許”為由推辭，孩子的生、喂、養、帶都需要媽媽親力親為。

對安於賢妻良母身份的蔣靜來說，不存在職場選項的干擾，但是她的卑微和憋屈也得自己承受。為了能够让爸妈出趟国，蔣静通过故意摔伤腿的“小心机”来达成目标，在她看来，“人之常情就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是全职妈妈的痛点”。当自己没收入只能伸手要钱时，花在孩子身上的钱还好说，花在自己身上就要找借口，花在娘家人身上，“简直跟伸手要钱的乞丐没什么两样”。

前段時間的電視劇《完美伴侶》，通過劇中的兩對CP，展現了女主外、男主內和男主外、女主內兩種生活模式，可是不管哪一種，都要面臨雞飛狗跳、彼此掣肘的處境。高圓圓飾演的陳珊是忙到飛起的精英律師，張魯一飾演的孫磊幾乎成為家庭主夫，放棄了追求事業，只求能夠有空帶娃。為了按时接孩子，孫磊早退、請假、曠工，屢次被辭退，讓陳珊憤懣他的不爭氣，希望老公能燃起事業上的斗志。而作為成功人士的林慶昆，即便有著再優渥的經濟基礎，也安撫不了全職太太吳敏的不安和缺失。面對長期出差的老公，吳敏歇斯底里地尋求陪伴，而林慶昆連妻子發來的語音消息都懒得點開。父親離世，兒子食物中毒住院，自己流產，這些事件林慶昆都是缺位的，只能由吳敏一個人應對。在這樣的喪偶式婚姻里，吳敏心灰意冷地退出了。

在《人世間》的那個年代，男人掙錢、女人顧家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鄭娟照顧了周家一家老小，她的付出和操勞讓人心疼，同時也被歌頌為“好女人”。而追求自我的周蓉，將女兒的抚养重任交予他人，會被扣上“自私”的帽子挨罵。現在，原本天經地義的事情有了疑問，那麼，“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這不再只是對女性的發問，男性也越來越開始感受到這個問題的壓力。作為家庭主夫，《我們的婚姻》中的李宇文、《完美伴侶》里的孫磊處於社會鄙視鏈的底端。既要面對他人的鄙夷，又要受到家人的數落。像盛江川和林慶昆這樣的所謂成功男士，也不再是只要掙錢回家就能安然當甩手掌櫃了，沒有照顧到妻子的職業訴求和心理訴求，家庭同樣會分崩離析。

影視劇有著對現實的戲劇化，同時也有簡化和理想化。這些劇集中所聚焦的往往是精英階層，家庭年收入動輒百萬、千萬，可以毫無壓力地請保姆、請育兒嫂，即便一方沒有收入，也可以讓家庭生活維持高水準。重返職場後，有人憑借高學歷找到不錯的工作，有人出來創業還有前夫來當天使投資人。而糾結了幾十集的家庭和職場矛盾，在大結局時突然迎刃而解，家庭不必再為此費心，事業也迎來曙光，美好得讓觀眾覺得有些不真實。

對大多數普通家庭而言，並不是成為“獨守家庭的孤島”還是“職場打拼的戰場”二選一的問題，而是在兩邊的拉扯之中不斷搖擺、消耗精力，說不定還要面對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那般指責——“飯是電飯鍋做，衣服是洗滌機洗，有什麼可辛苦的？”以前的婚姻男女雙方各站天平的兩端，一個主外，一個主內，實現了平衡。而現在每個人都成為一架天平，家庭在這端，職場在那端，如何再次實現平衡，還是一個要繼續摸索的問題。



□師文靜

●●●
劇說
有料

花束般的戀愛

著名編劇坂元裕二去年很勤奮，創作了電視劇《大豆田與三名前夫》和電影《花束般的戀愛》，前者探討四十歲女性怎麼處理情感問題，後者寫的是大學畢業剛踏入社會的年輕人的愛情故事。《東京愛情故事》過去30年之後，坂元裕二依舊在寫年輕人的情感，難得的是依舊懂得當下的年輕人，細膩的筆觸深入愛情的幽微之處，剖析一場令人心動的愛情如何發生又如何消失。《花束般的戀愛》定檔2月22日上映後，不少觀眾直呼，這才是真正的情人節檔影片。真正令觀眾感受相通的愛情不會發生在車禍、失憶、癌症的橋段中，一定是發生在平平無奇的日常生活中。

《花束般的戀愛》中，菅田將暉飾演的山音麥和有村架純飾演的八谷絹因錯過尾班车而相遇，在深夜咖啡館聊起文學、電影和音樂，發現兩人的喜好竟奇迹般相似，瞬間墜入愛河。但隨着日常生活的推進，生活的瑣碎又讓他們對愛情和對待彼此的期待落空，那不如干脆好好分手，花束般的戀愛開花不一定非得結果。

多么平平无奇的爱情故事，但被“细节大师”坂元裕二写得别致又抓人。八谷絹一个人过得丰富而充实，期待着去看天竺鼠和木乃伊展览，还写着名叫“大学生与拉面”的博客，她不小心错过末班车，只能睡网吧凑合一晚，面对超级糟糕的一天，在心里开导自己比2014年世界杯巴西队的球迷幸福多了。山音麦的生活平平无奇，偶然在街景地图上发现了自己，成为生活中最令人激动的事情，其次令人兴奋的事情是可以去看天竺鼠展览。八谷絹又一次错过末班车，在车站遇到了山音麦，随着逐渐了解，他们发现彼此是世界上另一个“最像自己的人”。两人拥有相同牌子的鞋子，各自书架上摆着相同的书籍，喜欢相同的展览，在穗村弘的诗歌、押井守的电影、今村夏子的小说、蘑菇帝国的歌声中，找到微小而又独特的共鸣。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爱上了我，奇迹般的相遇、怦然的心动，这就是百分百的纯爱故事。但写过男主角和女二号走入婚姻的坂元裕二，怎么可能写一部纯爱剧，“百分百女孩”和“百分百的男孩”相爱的后续也不会走入车禍、失忆、癌症的故事套路，坂元裕二讨论的是离开了校园到进入稳定的婚姻之前这段人生黄金期，是能坚持做最舒服的自我，还是接受社会生活缓慢的蚕食而顺流而下呢？

山音麦和八谷絹爱情最稳定的时候，生活的压力接踵而至，纯爱片转变成现实片。不出去拼命挣钱，就没有办法继续买书、看电影，而走入职场的山音麦慢慢变成工作的俘虏，无休止的加班，无休止的工作量扑面而来。那些从不看今村夏子的小说和押井守电影的人，却是山音麦的客户，是能让他挣工资的人。社会鞭打着山音麦，他慢慢变成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机器，最喜欢的漫画只买到了第七卷，再不关心接下来的故事。生活压力不断改变着山音麦，裹挟着他逐渐离开与八谷絹的共同轨迹。而八谷絹做着一份不上不下的工作，保持着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做最舒服的自己。一个人卷入无休止的工作与挣钱的生活，一个人想最大程度保持自我，谁也无法劝说谁，在错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复映后，两人发现彼此已距离很远了。让他们彼此建立关系的微妙共情能力消失后，两人在很多事情上很难再共鸣，八谷絹会为去世的博主哀伤不已，山音麦为朋友的离世感到忧伤，但两人却不能彼此共情。坂元裕二也讓两个角色认认真真地去讨论降低生活的标准，走入人生的規定程序，结婚、生孩子，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但相比一个人的孤独，两个人的寂寞更让人难受。两人最终认认真真地分手，两人的绚烂爱情只剩下街景地图中的一张照片。影片很有耐心地揭开隐藏在生活中的爱情细节，剖析一段华丽爱情从绽放到凋落的过程。

当不少爱情片还在执着通过车祸、空难、癌症、失忆等来刻画其惊世骇俗、刻骨铭心时，坂元裕二又用他冷静的笔触写出了爱情的本质，爱情不是走入婚姻的基础，在爱情的词典里不应该存在彼此妥协和让步，甚至爱情都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它在生活中神奇发生又迅速凋落。“这世上的夫妻，不都是会慢慢忘记恋爱的感觉吗？”爱情是不可靠的，那些惊世骇俗的爱情更是不可信的。如果爱情不可信，人还能依托怎样的情感关系来生存？坂元裕二在《四重奏》《最完美的离婚》《大豆田与三名前夫》中，探讨了各式各样的人类亲密情感关系。

爱情主题的故事最主要的消费者是年轻人，但现实社会中，年轻人越来越难以遇到“花束般的恋爱”，工作疯狂加班，挣不到多少钱，大多数年轻人的亲密情感关系其实被婚前房产协议、金钱关系所取代，甚至很多年轻人选择不谈恋爱也不急于结婚。而国产电影那些失忆、车祸的套路模板，不仅脱离了爱情，也早就脱离了当代年轻人。如果你还想看爱情片，还渴望爱情，不妨去看看《花束般的恋爱》，它告诉你爱情是什么，它是怎么发生的，怎么消失的，主人公又是如何平和、互相理解地一起面对爱情消失的。



电视剧《我们的婚姻》剧照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徐静 美编:陈明丽